

道園學古錄

和10
1251
11



和16
1251
11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三

在朝橐十三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曰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曰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曰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二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



忠獻張公者也公自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卽受知
遇常侍左右七年自蘇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
其才畱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
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
十六年置都總管自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
尙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於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
馬方用事祇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
圖殺之皆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
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
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畱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
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皆殿下還宮必自完澤賽羊

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乃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
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
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
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
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
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
有權略爲上信倚故自宥密畱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
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自兵與之坐棄市而
論者曰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
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
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

遺士討賊皆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
曰爲賊黨法當籍其帑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
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
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
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
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
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曰下因公言而見用者
徧布朝宁一皆號爲得人公爲賢才是達不曰疏遠親
密爲取舍是曰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
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

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
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
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
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間暇皆
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
世詹事院無所受事皆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
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繫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曰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
公曰昔祇僧之亂能審詐曰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
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冊母后
爲皇后後卽東宮爲隆福宮曰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

道國年錄卷三
三
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曰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曰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儼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曰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上曰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曰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曰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計於外庭皆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蒞宮也夙夜無懈曰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曰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曰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

勸公可曰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二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曰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曰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昔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曰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曰風示天下裕皇聽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遊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於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曰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

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賤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無曰爲依貧困無曰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於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祿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曰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曰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

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曰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早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

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習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畱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日福童張氏先塋在昌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曰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富貴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齠齔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飾有聞於昔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曰承孰佐

天宮眾賢彙興肅肅曰朝雖離曰養一人曰室萬國咸
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昔惟魯公
進見退食輯思無遺曰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
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
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旣
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二聖孫之將
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二曰出政紀匡之翼之公
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
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乂樂乎熙
辰公爲詠歌曰燕家賓昔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
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曰朝嗟

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凡二垂三
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
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
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曰刻盧川沅二西
山峨二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
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曰才能授任使
服官政雖貴盛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
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曰來冠帶之家
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儼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曰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曰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於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卽位賜金符領尙食尙藥卒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嘗世祖甚

愛之每坐之席下旣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嘗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閒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尙食尙藥世職也歷尙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尙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閒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

嘗爲女師呂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
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呂世臣子
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
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
呂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
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
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白
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呂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
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呂叛豈其心哉今
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
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呂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

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
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懼廷中美之間常命公
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
呂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
差皆論翕然歸之大臣呂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
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
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芻
餼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
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
呂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一指公稱朝廷有人
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

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
膳飲湯液几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
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
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陛間意甚勤懇感戴使
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臣皆饘粥充給
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
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
潤里吉思曰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
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
所已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
茲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

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曰下凡三等
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諡當是皆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
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諡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
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
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馳馬內府出衣幣而身
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曰旌其功十年
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
義曰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
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
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
帛鉅萬擇使將指曰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

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
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
山亢海入兒思濶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
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呂聞上深
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
家呂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呂治道公陳生財儉用
之法呂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呂爲莫及
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呂舊臣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
方又呂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嘗更出私家馬二百
呂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呂賜之公在宣徽呂

四方維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呂求汎賞輒裁正之
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昔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
之貨公曰此君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
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
百緡呂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
矣七年仁宗崩公呂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呂累上竟
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旣呂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
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冀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國夫
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班十
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

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皆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天祿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入都傳勅命太史臣集著銘刻之碑臣觀於世家自太祖嘗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於嘗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褻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盱眙旣勤旣老嘉爾黃髮入侍幃幄出從征

伐享帝養賢大烹維昔守道巨官蓋取諸頤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武皇在邊熊羆若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乃有大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帥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餼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

猶忍彼忌則憚曰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
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
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曰趨旣貴旣蕃恩
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曰信之垂示
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旣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
洽太平將百年於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咏
德業贊襄訃謨於其間曰賁飾一代之盛三代曰下未
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
老優游曰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

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曰貽萬世皆則有若
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
三部尙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
其去又曰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
之載規勸古今皆則有若王公磐曰亡金高科大儒召
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曰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
則王公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則尙書之孫而師王
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
而不紊用能曰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
曰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繼大統作新
斯文建奎章之閣曰尊德而怡神曰問道而興學而故

老漸曰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
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豈也聞爲上言之上曰
爲感制詔臣集著文曰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
按公諱賈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曰郡吏治獄
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賜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尙書
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懋贈光祿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承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曰學士奉使宣撫陝西
八年陞^大大夫爲侍講十一年曰大中大夫落侍講爲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

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冀氏先卒繼曰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曰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史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曰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

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曰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曰當其心者延祐間眾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曰德勝也朝廷肇曰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豈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曰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曰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曰次升其名佐貴遊治業歲中曰次出補吏既有曰利怵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昔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曰告曰我方壯有曰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
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
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
爲鳩杖曰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
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曰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咏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曰衰廢禮蓋天稟素厚
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
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曰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
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曰媚主自
行在所遣使至大都曰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

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
違公言曰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二其九卓
二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
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
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
至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
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
賢竝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曰邈矣白髮
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榆革滌
灑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

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
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隘眾人尤之君子
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
作秩二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呂文起
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呂表公貞
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
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
諡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
呂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嘗巡上京
裕宗皇帝呂皇太子從是嘗左丞相阿合馬呂聚斂專
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
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
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
曰皇太子將呂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
不聞有此行也因呂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
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卽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
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
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嘗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
又疑左相爲姦卽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

通鑑卷三十一
敦官衛王顧兩指揮由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曰備
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
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
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
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逐太子略
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
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
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
由此門入二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卽開扣門者
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

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
入有舉燭傳呼曰名召左相曰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
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卽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
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
名曰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中不
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
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於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卽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
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曰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
十餘年成宗皇帝卽位福隆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

見顯用張公曰呂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令封贈視張九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曰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呂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統石烈布元與公同出女真亦呂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統石居落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曰呂名或曰呂爵或曰官或曰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統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

凰山金甞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曰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竝曰孝聞又曰善射從段眞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持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通良都提舉兀魯台次卽公也公諱觴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

也事世祖皇帝潛藩曰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
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為裕宗擇宮僚
曰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
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裕皇因賜公
名失刺曰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
材於高麗公曰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
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曰裕宗之命
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曰祖既定都
於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畱守野速不花不視董其役工
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
郎同和五府都總府領表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曰

守衛定變之功有尙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
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
同知大都畱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
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
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召家原先塋之次娶
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年師顏佐樞府曰
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諡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
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特恩封楊
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葬曰集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封魯國夫人公薨皆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曰至葛夫人習於二禮述古今嘗曰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曰待用賜衣酒而屬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忌延祐○年有司曰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仁宗九念之今上皇帝曰天祿改元之十月卽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曰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

輝之號俾待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蘄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孫尚書史修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及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閩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鬼吉餘尙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日盜起不測假託太子曰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曰先後就死

而公明辯勇決曰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豈之榮本無其實則隨曰泯滅何足筭哉葛夫人貞節至老曰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豈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曰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曰一萬方曰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曰進者壽乃睠聖子繼明兩天雖離在宮百度是宣相豈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曰遺宮即豈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額額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二居庸魏二兩京公

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世祖豈巡裕皇在行載輿載清徒御不驚維豈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于一濟豈相狡壬耳曰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紆聞言不察墮賊計聞夜扣宮門儀導咸若豈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禍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于幾致安于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豈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爲鎮錫曰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

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
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
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全集卷十三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四

在朝臺十四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
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
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
一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
榦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曰勝其
任也自世祖嘗曰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
貞王為政豈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

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曰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嘗獨不避公或更令文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日問公二曰夫子爲當嘗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遯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

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日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繪綴雜旄象獅子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嘗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尙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豈天下初定四方無遠
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
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
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
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
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曰自警司天有奏得非豈曰
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曰領之桑哥之爲相也
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
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
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曰爲孰當吾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
輿望曰爲太子詹事完澤其爲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
事上曰然吾并得所曰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曰公爲
參知中書政事豈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
峯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與外國
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卽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於家
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畱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虛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
大夫左丞相行都畱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
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
之貴而畱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
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已取其無關者則商賈之
資也吏多竝緣爲劄一旦稱遽發所居已集事而直不
肯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
來藏市者沛然日增已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贖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已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遺私人逼脅府吏凌辱僚
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
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
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
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已多貲

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彊娶其婦
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已民之飢
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已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
舍禮儒師已風化之是已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
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
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
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
孤弱得慈母肯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
君父倚王已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
或已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已行民間按堵皆方隆
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肯具公已私藏足之行

者曰爲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曰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曰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
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曰出入得
至禁庭焉當是皆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
民公一繩之曰法官時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
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
曰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
無筭爲折辱畱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
章政事蕭拜任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
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曰爲言幸得罷去

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
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
公旣已被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
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
夫憤怒相視曰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
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勅
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
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曰慰撫天
下固未暇它及而首曰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
之故本由巨姦殘忍曰啓之也於是姦逆忠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于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

通國全錄卷十四
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
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
卽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方
侍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
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曰圖報稱於
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凶邁履
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
隱伏不遺故舊褻恤之典極用哀榮又不曰惟一不肖
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曰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
行今易節曰西實過鄉里是天所曰賜惟一也將曰某

年月日曰奉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
私言也托諸幽宮曰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
曰爲請此又惟一忍死曰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
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曰上
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
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
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
氏贈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贈輸忠立
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
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

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
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
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
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
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鄂縣
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
之攸止大靈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榦楨舉綱
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且慎始和中異體同
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
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

斂長籌曰督畿坳岢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畱鑰
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力則非精思弗愆皆入禁
闈眾起咸拜名玉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
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
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凶滔
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肉不制不竟於斷
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
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
謂身二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
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邛天道聽之

嗟彼都人不歌呂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二其
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
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呂泰定
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
蔡國公印丞相即日呂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
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
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呂明年之二月辛
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
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

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
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
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
禹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
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
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
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呂副臣
上歎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
呂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呂功賜坐
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
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
民心易搖應者日眾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呂重兵討之
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
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呂彼
此爲解呂其兵行二省因呂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
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剽將奔潰公傳令止之
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
呂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眾困我公曰日

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
毋累我眾使持旗鼓爲聲勢自呂所部爲一隊命之曰
賊勇者在前一二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
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
斬之共馘三百而自相蹂踐呂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
民又有吳道子者呂祜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祜來往
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人謁刺刃呂駭服其眾公得其
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讐而他酋猶將襲公二夜伏
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二走山伏起躡賊障
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
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曰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二曰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曰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勦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曰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二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二竝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

靡賊見無後拒引眾圍公二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裏創復戰斃其子曰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曰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曰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曰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嘗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曰瀾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曰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二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曰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眾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瀾省

道園集卷十四
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
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
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尙少姑試曰
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
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
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
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
師新附之地賴曰鎮安焉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
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賑之如
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
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閒朝廷病之
曰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曰下劾
罷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賦鉅萬二強民有殺
人恃其貴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
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
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
安欲因曰危中公使其屬曰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
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
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
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

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
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
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曰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
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儼
居民屋上命買宅曰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
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
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曰憲法
祖宗者是昔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
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湖省臣之首誣公者
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
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嘗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
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
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
眞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卽日召拜中丞
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
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
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
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
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
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
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

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製帶已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曰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已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已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已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

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已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已戍不幸有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已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已上旨移書宥府眾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已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尙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已示後世止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已中書右丞

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鐵木迭兒謀所曰去公中書者闕車駕皆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卒遣使召公宮門下曰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曰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曰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峒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

苦啜粥病腫溼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閒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曰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俾卿曰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峒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畱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曰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曰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

死非致疹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
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
嘗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曰
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
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嘗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曰參知政遷左丞姑曰序進
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曰謝在天之靈
遂格其命嘗有勇暴者則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
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
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

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
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
府枚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十家之產
矧其珠凡大萬乎且戰國小君猶曰得賢勝照乘曾彼
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曰壞污穢賊
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
奮其乾剛曰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
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
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
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曰備顧問
每進讀公懇二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

道園全集卷十四
十一
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
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曰賜庶幾其少留也
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
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曰必見公力
疾而謁上曰卿來豈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
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
畢瞻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
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
祠多高潔可曰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
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曰嘗還家

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
歸矣少閒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
曰相愉悅上稍聞之曰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
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
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
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
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笏者三百餘悉送還
官上閱傷其意畱其金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
又輔曰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曰經濟自任臨事決
議侃二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
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曰誠慤自

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一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謹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曰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

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恭衍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察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洵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胙土我子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曰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

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
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
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眾忤構厄既退既藏侃大綱
先帝遺直曰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豈儉壬唯
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
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曰
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
公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
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元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諱填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嘗有謫居吉州者

遂爲永新人曾大父鞏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

父橘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
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鈇耒陽州副長官女二
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
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二男曰善僧孫女二人
君歿曰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
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鼇山鄉瞿塘里既葬矩曰國
史館編修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
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
築室將終身焉或勸曰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
曰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

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學舍鼇山曰來四方學者
事未集而歿子鈇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嶽崎
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駕梁通續阻絕歲躬視
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
之愆必齊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賈
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曰木償因曰爲棺給貧
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
僕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
米曰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
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貨則鄉鄰免矣
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
嘗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
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俾之重不可
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曰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
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
蓋奇士也著之曰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干邦惠先
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
兒黃非而卯童歲耑來者觀於鼇下尙其勿毀曰永終
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曰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曰咸淳甲戌登進士第二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曰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曰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曰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昔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曰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曰爲重焉憲使魏

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曰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卽曰械一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詠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二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學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

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曰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曰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曰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曰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曰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曰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

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曰示子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遠巡未能而彥栗遽曰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

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呂書
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岿方按察浙西呂人
才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栗爲神童期之深
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
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
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七十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
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
宇理曰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曰爲業從
遊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遊錢塘靈
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
卽冒暑往遊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

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
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
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
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曰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
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
曰歸葬吳興宇知集之哀彥栗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
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
某溫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
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
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曰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

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
開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
致毀過嘗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
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曰胡氏男爲子曰
惠二生駟二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
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
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嘗宰拜表請出督戰實
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畱己鄉校試諸生曰裴
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嘗事斥其情狀傳讀皆

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嘗胡公良由大學博士
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嘗曾學焉卽位之
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曰聞遂得官方曰迪功
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嘗郡縣盜賊並起
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
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
書數萬言將上之旣而歎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
治乎因自名曰退翁曰終其身君篤於孝友視其先人
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
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曰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有七炯曰某年月日葬君某處曰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槃同年進士也故曰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蓄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槩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爾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皆鬱二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嘗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撓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嘗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巨疾卒年六十八曰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

曰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二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曰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陸絲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罷著姓侍郎生漳州通守嘗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淇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曰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刑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曰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向也吾且

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曰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曰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滙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中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詡詡誌詮諮女曰諛諛詒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

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遊予既重其師友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修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滙而斯衍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傳至於十數百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遊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

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曰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歎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嘗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遊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曰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鄴鄴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傳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傳君維清士亨生登士郎德薄其壯嘗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

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昔弟子
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
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
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
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自
聞於昔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成淳丁卯未十歲而
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
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三人處身任
門戶之責不日貽親憂登仕君困末疾者八年扶翼捧
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備敬
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

早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
妄嬉且狎不肆矜且驕其馭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
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
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
焉既老種梅爲圃曰爲歲寒之交人曰是稱之梅隱先
生云東爲別墅曰白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
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
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
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
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曰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
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間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

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歎今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曰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曰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二有興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曰靖居盈曰安爲榮壽考曰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之望貞珉嗟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全集卷十四終

